

□郝宪印

济南的清晨，总裹着一层薄薄的水汽。我常早起来去趵突泉边，看那三股水从池底冒上来，像刚从深梦里醒透的精灵，带着股清冽凌的凉意。那水沾在指尖是凉的，凑近闻是只有老济南才能闻到的松针的清香——他们说，这味道是泰山给的。

可不是么？济南人喝了千百年的泉水，根子里都缠着泰山的脉。从地理上讲，泰山是鲁中山地的脊梁，山之阳是泰安，红门石阶上的香火能从山脚绕到玉皇顶；山之阴就是济南，泰山北侧的岩层像千万条看不见的血管，把山巅的雪水、山腰的雨水、林下的露水都攒起来，顺着石灰岩的缝隙往下渗，渗过十几里的沟壑，再从济南的地底下涌出来，就成了趵突泉的“水涌若轮”，黑虎泉的“怒涛翻涌”，五龙潭的“澄澈如镜”。我曾在南部山区柳埠镇见过一眼山泉，石缝里淌出的水和趵突泉一个味道。当地山民指着远处云雾里的轮廓说：“那是泰山的尾巴，咱这水，就是从尾巴尖儿流过来的。”

千佛山算不上高，却最得济南人偏爱。晨练的老人拄着拐杖往上爬，爬到“一览亭”就歇脚，向北能看见大明湖的波光，往南望，天气好的时候，泰山的主峰玉皇顶会浮在云海里，像一块青黑色的玉。泰山从泰安往北走，到济南就收了锋芒，把陡峭的岩壁换成平缓的丘陵，把嶙峋的怪石换成披满松柏的土坡，于是有了千佛山，有了英雄山，有了龙洞山。龙洞山的溶洞里有钟乳石，水滴在石头上叮咚响。导游说这水和趵突泉是同源，都是泰山的“乳汁”，滴了几万年，才滴出这满洞的奇观。

许许多多的文人，更是把泰山写进了骨子里。杜甫登泰山时写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后来过济南，在历下亭喝着泉水，杜甫又写了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——想来他站在亭子里，往西看是大明湖的荷花，往南想是泰山的云海，顿觉这济南的“名士气”里，也藏着泰山的“豪迈气”。曾巩知齐州时，天天围着泉水转，疏浚趵突泉，修了“历山堂”。他在《齐州二堂记》里写趵突泉“其水冬温，泉脉上奋，水涌若轮”，字里行间都是对这水的疼惜，可他没明说这水的来历，只在文末提了一句“泰山之北，其地多泉”，像是怕说破了，就少了份玄妙。

李清照是济南的女儿，她的词里多是“寻寻觅觅”的柔，可我总觉得，她骨子里有泰山的硬。她南渡后写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，那股子气，不就是泰山的气么？泰山上的石头，经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，也没弯过腰。李清照的词，就是济南的泉水裹着泰山的石头，柔里带刚。辛弃疾也是济南人，他写“醉里挑灯看剑”，写“气吞万里如虎”。他年轻时，从泰山脚下的四风闸村出发，闯金营、擒叛徒，那股子勇，不也是泰山给的么？泰山的松柏，长在石缝里也能参天；济南的汉子，遇着难事也不低头。辛弃疾的词，就是泰山的松柏长在济南的土地上，刚里带柔。

我曾在秋天爬泰山，从红门往上走，石阶上落满了枫叶，踩上去沙沙响。爬到中天门时歇脚，卖水的大娘递给我一瓶矿泉水，

【齐风鲁韵】

济南与泰山，血脉相连的文化对话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齐鲁有深情而长存。泉是山的信使，城是山的儿女，从趵突泉涌出的每一滴水，到千佛山伫立的每一寸土，从李清照词中铮铮风骨，到辛弃疾笔下烈烈豪情，皆藏着泰山的魂与济南的根。这不仅仅是一篇山水小品，更是一封写给齐鲁大地的人文情书，引领我们触摸一座城的精神源脉，读懂一片土地最深的乡愁。



说：“往北边看，能看着济南的大明湖呢。”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，远处的天际线是淡蓝色的，隐约能看见一片水光——那是大明湖。大娘说，泰安人常去济南，济南人也常来泰安，泰山是两家的“老祖宗”，走再远，也得认这个根。有一次我去曲水亭街，天上下着蒙蒙的小雨，街上的石板路缝里还渗着泉水，有老人坐在门口剥花生，见我背着行囊就笑：“从泰山来？快喝碗泉水茶，解解乏。”茶是用趵突泉的水泡的，铁观音的香里裹着松针的清香，喝下去，浑身的疲惫都消散了——原来泰山的累，能被济南的泉水抚平。

济南的冬天不冷，泉水是温的，冒着白气，像一层薄纱。我曾在黑虎泉边见过一位老人，提着两个大水桶打水，桶上的绳子磨得发亮。他说他打了四十年水，每天都来，“泰山的雪化了，泉水就更甜；泰山的雨下了，泉水就更足”，他指着南边的天空说：“你看，今天泰山那边没云，泉水肯定清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望，天空是湛蓝色的，远处的泰山像一道青黑色的屏障，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守护着济南的泉水，守护着济南的人。

傍晚的时候，我常去大明湖的超然楼。楼亮灯的时候，金色的光映在湖里，像撒了一层碎金子。往南望，泰山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渐淡了，却又像从未远去——它在泉水里，在千佛山的影子里，在老济南人的话里，在文人的诗里。济南人常说“泰山是咱的靠山”，不是说泰山能挡风遮雨，是说泰山的厚重，能让济南人心里踏实；是说泰山的生生不息，能让济南的泉水永远流淌。

有一次，我在趵突泉边遇到一个外地游客，他问我：“济南的泉水为什么这么甜？”我指着南边说：“因为它来自泰山。”他又问：“泰山离济南这么远，怎么会有关？”我给他讲了岩层的故事，讲了文人的故事，讲了老济南人的故事。他听完，端起一杯泉水喝了一口，说：“原来济南的泉水里，装着泰山的魂。”

是啊，济南与泰山，从来不是两座孤立的城与山。泰山是济南的根，济南是泰山的魂；泰山用泉水滋养济南，济南用温柔包裹泰山；泰山的豪迈给了济南骨气，济南的温润给了泰山柔情。就像趵突泉的水，永远是泰山的馈赠；就像济南的人，永远把泰山放在心里。

夜深了，趵突泉的水还在冒，千佛山的灯还亮着，泰山在远处的云雾里静静地守着济南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羁绊——一座山，一座城，血脉相连，生生不息。从过去，到现在，到将来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日照奎山

□成月

山，或许是大自然永恒的观察者；城，或许是人间变迁的诠释者。在鲁东南这方土地上，有一座山叫奎山，有一座城叫日照。

奎山紧傍日照城南，离黄海海岸仅数公里，海拔只有250米。一峰孤立，一无遮拦，自古即有“孤奎山”之称。在这低海拔区域，山体倒颇显稳重庞大之势。

日照因“日出初光先照”而得名，这是一个得自太阳的名字，自带光芒，自带生机。此地西汉置海曲县，宋元祐二年置日照镇，始有日照之名。

我家就在奎山西麓。初中时，背诵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”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”，感到这诗可真是气象雄伟。想那霸主曹操，收起刀剑，以诗人襟怀登高临海，掷豪情于天地，与宇宙共吐纳，似无半点沙场兵气，一代枭雄亦是赤子。内心是何等孤独与苍茫！少年的我忽然心生愧疚：作为日照人，家与大海仅隔一小山，竟从未在山顶观沧海日出呢。

登奎山观沧海——我的倡议得到了几位同学的呼应。我们凌晨出发。穿过黑魑魑的松树林，经过椎子石、宝鼓石，直上玉皇庙、白云洞。到达山顶时，夜色尚未完全褪尽，清新又略带咸腥的海风扑面而来。海平线的上方，一道深青云霓正慢慢变薄变轻，犹如被海水稀释，晕染出极淡的虾青色。由青白而淡黄，由橘黄而橙红，海天熹微，混沌浩瀚，一件宇宙级别的大事正在酝酿。我们紧盯着海天之际的那道缝隙。宇宙大器之内，光色变幻流动，气象恢宏。倏忽间，一个柔和、温润的圆弧裸呈于海平线，水汽淋漓，光焰分明，沧海日出，波涛涌动。初升的太阳，像一只大鸟在天际展开巨型双色双翼，以无穷之力，扇动这刚刚醒来的世界……

那时，还没有现在的日照新城，日照老城在奎山西北十多公里之外，我们看不见。那时，我们看到的除了大海和太阳，就是滩涂，田野，村镇。我还有一个惊心的发现：奎山东面的村庄与一切皆已阳光普照，而回看西面的我村，尚在阴影之中。我这才意识到：奎山西边的人，总比东边的人，晚一点见到太阳呢。这可不是件小事。我似乎首次明白，“日照”作为一个地名的意义。

奎山面对的海岸就是日照的石臼所，在我们眼里，它是最先收到阳光的地方。明代海防实行卫所制，著名的有天津卫、威海卫、安东卫等，卫下为所，石臼即安东卫（今日照岚山区）下辖之所。1982年，石臼港建设启动，1989年，日照升格为地级市，实施“以港兴市”战略。现在，石臼港与岚山港合称为日照港。日照港是中国最大铁矿石单一进口港，也是“一带一路”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，同时，它还拥有全球首个顺岸开放式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。自奎山之巅北望东望，现代化海滨城市日照城尽收眼底，曾经的滩涂与野地，站满了高楼大厦。我在奎山身边长大成人，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。

小个子的奎山，它将人举起，让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奎山看着日照城一天天成长壮大，奎山的价值亦被重新定义，它现已成为一个山地公园，成为日照城的一部分。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在这个地方，这句诗不是理想，是写实。

日照奎山，何其壮观。奎山日照，我的家园。

编辑：向平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齐鲁晚报

合理点餐，光盘行动
食物不浪费，
不仅是美德更是一份责任

